

美
國
華
工
禁
編
之初
紀事

說明

美國華工禁約紀事初編，平等社編。上海平等社發行，
1905年上海版，鉛印線裝167頁，其目次：一、發刊辭，二、
事畧，三、禁約，四、諭說，五、什衆，六、調查，七、
詞曲。其內容大部分與抵制禁約記、山鐘集相同，故其
不重複而有參加價值的資料六篇。并附录五篇有閱參攷資料
，篇次如下：

- 一、發刊辭
- 二、禁約歷史
- 三、癸卯年旅美華人對於禁約之運動
- 四、擬抵制禁例策
- 五、旅美華商演說抵制禁例
- 六、詞曲

(以上六篇原載美國華工禁約紀事初編)

- 七、美過去排華律與現在移民法
- 八、旅美華僑史
- 九、檀香山華僑

(以上三篇原載美國華僑年鑑)

- 十、美國排華之過去與現在

(東方什述第31卷第12号 61—72頁)

- 十一、華人入檀簡史

(原載檀香山華僑)

美國化工禁約紀事

發刊辭

特公

諸君 諸君 可曉得為什麼要做這本抵制美禁華工紀事呢
諸君 諸君 看這抵制美禁華工紀事的諸君 切不可把這書輕易看過 看過了後 便把他丟在傍邊 那就辜負了做這書人的心了 辜負了做書人的心事小 倒是得罪了老祖宗 徒罪了同胞兄弟 徒罪了子子孫孫的罪大

諸君 諸君 这不是恐嚇諸君的話 諸君不信 請諸君仔細想想 從前的中國是怎樣情形 如今的中國是怎樣情形 曾記得從前的中國 好比一輪紅日 当空照耀 四處八方 未一處不崇拜不尊敬 咳 好威風呀 好榮耀呀 到了今日不但未一處崇拜 未一處尊敬 并且好像猶犬一般 未一處不罵我 未一處不欺我 不但罵我欺我 并且还想殺我吞我 口口聲聲說我中國是野蠻國 他是文明國 文明國應該罵野蠻國 欺野蠻國 不但能夠罵野蠻國欺野蠻國 并且還能夠殺野蠻國 吞野蠻國 這個道理怎麼說呢 聽我講來 他說天公是好好的給了人地方 使他們成一個國度 那國度里的百姓不体谅天公給地的美意 治得那個國度文文明明的 倒反把那個國度胡亂躉蹋 弄的野蠻得很 這般人豈不是大大違背天公給她把他們的心意 所以倒不如把他那個國度奪了來 弄得文文明明的比被那野蠻人占了 豈不好十倍麼 譬如一個人傳了些產業把他子孫 那子孫便應該好好的管理他的祖宗傳下來的產業 僅若那子孫把那些產業做起些無益的事情來 這豈不是大大不孝他祖宗麼 倒不如把他的產業奪了來 做些什麼好事 豈不是比被那在糊塗的子孫手里好的多麼 這個道理 我也不能十分怪他 有力的人 斷沒人敢來欺侮 因為自己無力所以才有人來欺侮

諸君 諸君 請向諸君究竟中國怎麼野蠻呀 外國怎麼文明呀

他说我中國野蠻 请向從那里見得是野蠻 不是说句誇口的大话 我中國文明的時候 那些什么美國以及一切的國 還不曉得在那里呢 如今弄到這樣地步不過因为平常時候沒有講究那些兵學工學以及那各種學問 所以武備不好 制造不精 學問不及外學人 這是中國的一個大缺點 難道因为這個緣故就称做野蠻國麼 咳 真是豈有此理 豈有此理 他说他的國是怎樣文明 那美國豈不是平日人所皆称的文明國家麼 美國亦自誇他的文明了不得 如今却不許我中國人到他美國去并且立了許多野蠻的法則 待我在美國的同胞 把我同胞看的好像猪犬一般 要罵就罵 要打就打 要趕就趕 要殺就殺 咳 可憐我同胞 住在美國 真像住在地獄里一樣 受了這許多虐待 只得暗地里哭 哭处伸冤 咳 可憐我的同胞呀 可憐我的同胞呀

諸君 諸君 我们也是人 他们也是人 为什麼我同胞要受他這樣虐待呢 为什麼他就可以隨便到我中國來呢 來了以後還要保護他呢 为什麼我就不能隨便到他美國去呢 你们想想

叩頭請安 好容易請著了一張护照 到了美國 還要聽憑他擺弄 驗過了病 准上岸了 還要關在木屋里面 做幾十天的囚犯 還要伸向口供 口供不对 還要趕回

諸君 諸君 你們想想 美國還把我中國人當作人看待麼 這也称文明國做的事麼 這也称文明的事麼

諸君 諸君 请向諸君倘若一個人在路上罵諸君 教諸君 还要打諸君 諸君可要生气麼 諸君必定回我道這是一定要生气的

諸君 諸君 倘若諸君偶然看見了一只老虎要咬一個人 请向諸君可要救他那個人麼 諸君必定回我道這是一定要救的

諸君 諸君 倘若諸君听见某處有個強盜 倘若他力大 索性不做 请向諸君可恨這個惡漢麼 要設法除去那惡漢麼 諸君必定回我道這一定要恨的 一定要除的 咳 倘若諸君有這樣

的心腸 我就要叫三声中國有救 中國有救 中國有救 叫三
声中國萬歲 中國萬歲 中國萬歲我上面劝諸君不要把這本抵
制美英華工紀事挂易過看 并不是要諸君咬文嚼字 象看史記
古文的看法 不過要諸君看了发一臭天良 不要像看平章的書
過目了後 就称完功了 這本书好比那振火的火鍾火鑼 諸君
看了以後 要曉得大禍已在眼前 大家要同心合力拯救拯救
不要想人欺我 我还要生气 老虎捉人 我还要救人 別人
行惡 我还要恨他除他 難道這樣吊全國同胞有害的大事 倒
反不動心麼 這件事情能忍耐 立界上的事 那一件不能忍耐
呢 倘若将来那外國人要殺我們的父母 絶我們的把孫 繼我們
的妻女 趕我們下地獄 亦祇好由他殺麼 由他絕麼 由他
殺麼 由他趕麼 咳 一失足成千古恨 再回头是百年身 那時
怎麼能夠對得起老祖宗 對得起同胞兄弟 對得起子子孫孫
呢 諸君要趕快抵制 諸君要趕緊抵制 這本书全是犯名
處抵制的事情 抵制的方法有許多 諸君揀能夠辦的辦起來
并且還要勸看書的諸君 把這美國待我中國工人的惡處 這件
事的利害 茶前酒後 说把那些不識字不看書的人听听 叫他們
也要盡力抵制這件事情 并且還要勸那些識字看書又有知
党的人 叫他們不要再做大夢了 瞎々做莫事罢

諸君 諸君 不要因为一個人做事不做事 沒有什麼要紧 不要
曉得那枯草是個很不堅固的東西 但是把他合在一塊 做成
粗繩也就能夠擒獅 也就能够捉虎

諸君 諸君 不要因為這件事情難做 就不做了 天下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我同胞兄弟 如今受外國這樣恩待 諸君尽有天
良 諸君難道由他們受苦 不想去救他們麼 倘若諸君現在也
在美國受了那美國的許多惡待 請向諸君可要望人救救

諸君 諸君 不要曉得如今的立界 是個爭競的立界 那有什
麼文明野蠻呢 不過看強弱分文野罢了 強的就是文明國 弱
的就是野蠻國 就要國一齊 那國里的百姓 箇箇尽是文明百

姓 四处八方的人 没有一个不尊敬他 就要国一弱 那国裡的百姓 简直尽是野蛮百姓 四方八处的人 没有一个不欺侮他

諸君 諸君 你们看看除了中國人以外 美國还敢葉別國人到他美國去麼 日本的工人 到美國去的很灵 因为日本國如今很强 所以美國人不敢他们 就連高丽是很弱的國 因为歸了日本保護 美國也就不敢葉他们了 印度因为居了英國 所以美國也不敢葉印度人了 咳 難道堂堂一個大中國 倒如高丽國印度國麼

諸君 諸君 可晓得為什麼堂堂中國 弄得像猪犬一般 被人這樣欺侮呢 这都是從前那些固执不化的迂夫子们 喜欢睡觉

喜欢做夢 不肯做事 不顧体面 所以把咱堂堂的中國 弄到這樣地步 如今只要諸君不睡觉 不做夢 肯做事 顧体面 人人愛祖國 要像愛自己親愛的妻子一般 人人欣這樣本起來 中國自然就兴旺起来了 那时還有那胆敢欺侮我中國的同胞呢

諸君 諸君 你们可看見東方的小兄弟日本國麼 四十年前比我中國現在的地步還要不如 自從大夢醒後 人人發憤 咱很愛國 不到三十年 就打敗了我中國 今年又打敗了俄羅斯 諸君 諸君 我中國地方比日本大了几十倍 百姓比日本多了十九倍 難道中國就不能学他麼 諸君也同日本人一樣的人難道諸君就不能学日本人 也把中國弄的兴旺起來麼

諸君 諸君 火已燒到眉毛了 諸君快快醒罢 倘若還是倒頭大睡 恐怕殺我们的父母 絶我们的子孫 繼我们的妻女 趕我们下地獄的 那種大禍 將來我中國同胞大家一定要受了

諸君 諸君 還不醒醒呀 但求諸君看了這本抵制美葉華工紀事後 不要再睡觉 不要再做大夢 要提精神 做真事情 完全一個人的资格 成一個完全资格的中國人 把中國弄得興旺强劲 上也可以对得起老祖宗 中也可以对得起同胞兄弟

下也可以對得起子孫孫
這便是做盡抵制美英華工犯事人
的本心 中國萬歲 中國萬歲 中國萬歲

禁約歷史

華工之往美，實由美人格之使來也，當加縛寬尼初合併美國之時，急於拓殖，而歐洲及本國東部之移民，憚其遼遠，來者不多，資本家苦之，及覓得金礦，盛開鐵路，而勞傭之缺乏更甚，是以渡海而求之於中國，今者加縛寬尼之繁盛，實吾中國之血汗所造出之世界也，何也，無金礦，無鐵路，則無加縛寬尼，而加縛寬尼之金礦鐵路，皆由中國人之手而開採而築造者也。

同治七年，即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中美續訂通商條款，第五條云。

大清國與大美國切念人民互相來往，或願常住入籍，或願隨時來往，皆須聽其自由，不得禁阻。

第六條云。

中國人至美國，或游歷各處，或常行居住，美國必須按照相待最優之國所得游歷與常住之利益，俾中國人一体均沾。彼條約實最自由最平等之條約也，然其時往者頗不甚衆，吾游舊金山，有七十餘齡之父老，為余述彼初至時美人歡迎之狀，虽神明不如也，其後聞風而往者日盛一日，至光緒初年，而每歲移住之人民，殆十餘萬，夫以吾東方產業之萎靡，工價之低廉，以與彼寶藏新聞需工若渴之地相較，則吾民趨之，若水赴壑，亦固其所，然自茲以來，東部工人，聞西方之極樂，爭走集者亦歲增，於是美工與華工之衝突漸起。

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光緒三年）加縛寬尼之產業界，忽入於恐慌時代，（生計學家言，凡生計界往往有恐慌時代，或十餘年而一見，或數年而一見，蓋人民醉於投機事業，以牽動全局也，其理長，不具論。）一切股票，盡皆下落，全省騷然，貿易不振，工事頗乏，所有工價，隨而暴跌，美國工人，以其所入，不敷事畜，而中國以勤儉之性質，且移住者率無家屬，以低廉工價，亦足自給，不惜稍貶以相遷就，故資本家益用中國人，而美工得業愈少，於是相妒相憎相仇之念，益磅礴於彼等之

胸中，全有驕然矣，未幾遂有所謂沙地黨者起。

沙地黨之首領，曰奇亞尼，實市井一豪賴也，薄有積蓄，因投机全歸失沒，乃發憤學演說，欲投身於政治界，其年之末，（一八七七年）適必珠卜市有同盟罷工之事，全國工人多表同情，奇亞尼乃煽惑加商之工人，設立一工黨在舊金山港口西方沙際一空地，集眾演說，故當時以沙地黨得名，奇亞尼指天畫地，肆口漫罵，忽得下等社會大多數之歡心，未者日衆，政府以其妨害治安逮捕之，訟解得免，自是名愈高，黨愈盛，馴至選舉之際，底門奇勒利巴別里根兩大政黨，全失其勢，而地黨遂為加躉寬尼者政界之中樞。（按民主政治之弊，即在是，此亦其一例也，言政者不可不深察）於是新被選之議員，遂提出改正本省新憲法案，以普通投票質諸全省人民，竟得大多數之贊成，所謂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之新憲法是也。

沙地黨之所最仇視者，則資本家與中國人也，故其新憲法之關於排斥中國人者大略如下：

一凡各公司不許用中國人，即有前此經與中國人定合同者，亦作為廢紙。

二凡中國人不許有選舉權，不許受雇於公家職業。

三議院須定條例以罰招致華工之公司。

四中國人在美國者當設種々例規限制之，苟不遵例，即逐出境，

自此憲法之成立，而舊金山所謂唐人埠者，遂為暴民橫行之地，拋磚擲石，乾嘔熱罵，毆辱頻仍，刦掠相續，蓋彼時加躉寬尼者，幾陷於岳政府之地位，而我華民始不聊生矣，如是者一年有奇，未幾市民能聽奇亞尼之邪險演說，而竟其所益於己者，不足以償所害也，既漸厭之，至一千八百八十年之市會選舉兩大政黨相提攜，得占全勝，而沙地黨遂亡，雖然侮辱華人之結習終不克去。

當時華盛頓政府，固未嘗有所惠於華人也，而已漸為輿論所動

始漸謀限制之法，乃與中國公使商談，令我政府以自願限禁之名義，定一條約，即光緒六年西歷一千八百八十年北京條約是也，其第一款云：

大清國與大美國公同商定，如他時大美國查華工前往美國并在境內居住等，倘有妨礙美國之利益，或有騷擾境內居民等情，大清國准大美國設暫止，或定人數，或限年數，并非盡行禁絕，總須酌中定限，此是專指華人續往美國承工者而言，其餘別等華人，均不在限制之列，所有定限辦法，凡續往美國承工者，必須按限進口，不得稍有凌虐。

其第二款云：

凡中國商民及學業生徒遊歷人等，尚及跟隨僱用之人，兼已在美國境內居住之華工，均可任其往来自便，同沾優待各國最厚之利益。

此約以光緒七年互換，光緒八年實行，實行以後美國以是年西歷五月六日，由議院頒限禁華人例案，凡十五款，光緒十年再改正增加，凡十七款。（其款繁不備錄，摘其要者，為表附於下節）是為設禁之始。

設禁之始，原訂以十年為期，及光緒二十年，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美政府要求續限，我政府我公使不尚較，禁約遂續，今擇錄其條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款如下：

第一款 茲彼此認定，以此約批准之日起計，限十年為期，除以下約款所載外，禁止華工前往美國。

第二款 寓美華工，或有父母正妻兒女，或有產業值銀一千圓，或有經手帳目一千圓未清，而欲自美回華，由華回美者，不入第一款限禁之列，但華工於未離境前，須先在離境口岸詳細繙列名下眷屬產業帳目各情，報明該處稅務司，以備回美之訖，該稅務司遵現時之例或嗣後所定之例，發給該華工按此約章應得回美挑照，但所立之例，不得與此約相悖，倘查出所報各情屬偽，則該挑照所准回屬美國之權利盡失，

又例准回美之權利，限以一年為期，以離美之日起計，倘因疾病或別有要事，不能在限期內回美，則可再展一年之期，但該華工須將緣由稟報離境口岸中國領事官，給與憑批，作為憑照，以期取信於該華工登岸處之稅務司，該華工如不在稅關呈驗回美執照，無論其由陸路水路回美，均不准入境。

第三款 此約所定限制章程，專為華工而設，不與官員傳教學習貿易游歷諸華人等現時享受來厲美國利益有所妨礙，此項華人倘欲自行申明例准來美之利益，可將中國官員或出口處他國官員所給執照，並經出口處美國公使或領事官簽名者呈驗，作為以上所敘例准來美之憑，茲又設允華工來往他國，仍准假道美境，惟須遵守美國政府隨時酌定章程以杜弊端。

第五款 美國政府為加意保護華工起見，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五月五號美國議院定例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十一月三號，此例又經修改，凡在定例以前，所有美國境內一切例准往美之華工，須照例註冊，中國政府現聽美國辦理，美國政府亦聽中國政府定立相類條例，凡一切美國粗細工人，（商人亦如議院定例不計）寓居中國，無論是否在通商口岸，均令註冊，概不收費，又美國政府允准自此約批准互換之日起，於十二月箇月內，將寓居中國無論是否在通商口岸之一切他項美國人民（包括教士在內）之姓名年歲行業居址，造冊報送中國政府，以後每歲報冊一次，惟美國公使人員，或一切奉公官員，在中駐紮，或游歷及其隨從僕役人等，不入此款。

自茲以往續訂禁例日出不窮法如牛毛，民无适從，於是華人往美之路遂將斷絕。

癸卯年旅美華人對於禁約之運動

十年續禁之期，瞬息將滿，旅美商民，咸汲汲研究此問題，九月間，集訟於舊金山中華會館者數次，欲憑訴苦況，以求政府官吏之助力，遂共陳意見，為一公稟，今將其稟稿全文錄下：

具稟人旅居美國商民等，稟為美國禁約，將次期滿，懇請籌策抵制力爭，以全國體而順輿情，挽利權而培邦本事，竊商民等僑居海外，遠沐國恩，身雖居於重瀛，心常繫於故國，孳孽勤動，於茲有年，惟美國自光緒十年即西歷一千八百八十四年，與中國訂定禁工之約，訂以十年期滿，迨光緒二十年，即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復再展限其約，以西歷二月十一日在美京簽押，以西歷十二月七日互換实行，聲明再以十年為期，如有不滿意，當由滿期前六箇月，先行知會等因，計此二十年來，美政府所頒奇例，日新月異，法如牛毛，僑民之困，莫可名狀，此中隱況，想久在 賢明洞鑒之中，現察美國政府之意嚮，民間之輿論，一若中國政府必然許此約之繼續，无俟再更者，續頒奇章，方日出而未有已，商民等竊計 朝廷開心民瘼，軫念僑氓，斷無漠焉不校之理，諒既早經擘畫，具有權衡 碩謨宏遠，固非商民等所能仰窺，外交謹嚴，尤非商等所容參設，特以事中之甘苦，每身受者言之較詳，彼族之情形，亦忍處者能窺其隱，况 聖世每採輿人之誦，河岱不辞涓壤之微，是用不揣瀕逝，謹集眾說，試籌挽救之策，為我 王爺 中堂大人陳之，竊查美國禁工之說，本起於西方加鏞寬尼省之沙地黨，不過一無賴市儈，欲煽惑愚民以微權利，一唱百和，吠影吠聲，舉國若狂，每下愈況，彼美國者民政之國也，上自總統政府，下及各州庶僚，必順民情，乃獲選舉，以故工黨之勢愈橫，則某約之立愈密，雖然，禁華工之說，持之最力者西方一二省，而東方諸省未甚以為意也，姑我最深者為下等工人，而官吏紳商殊不與同情也，即以工人而論，其真正美產者，尚不肯太為已甚，其最叫囂強暴無禮者，大率復歐洲新來入籍之意大利人猶太人德意志人耳，彼等驟入膏腴之新地，分滋餘潤，而其作苦及其技巧，皆不逮我華人，故因劣生忌，因忌生凌，禍源之起，皆由彼輩，試問彼輩之專橫，於上流殷實之人

果有利乎，彼輩以聯盟挾制為不二法門，日索增其工價，日索減其時刻，稍有不遂，立刻罷工，全國紳商，病之久矣，幸有華人不波逐，易就範圍，故紳商之歡迎華工，非特昔人惟然，即至今未或有改也，而國中立法行政諸人，皆所謂上等紳商者，乃竟甘舍其所利，而就其所害，何也，則以工黨之勢頗大，國中兩大政黨，恒視其所加以為輕重，緣其所附以為升沉，故無或有一黨焉敢大拂其意，且相率以仇視華人以為取悅彼輩之一法門，為擁護黨勢之一捷徑，此即禁約之所由來也，夫彼所藉為口實以禁華工者，豈不曰奪美工之業乎哉，然意大利人及其他拉丁民族之人，歲入美國者殆八十萬，彼工黨何以不憂彼之奪，而顧目尋瘢索垢於區區歲進不滿千百之華人，則以彼等入境後旋即入籍，入籍後即有選舉權，而為工黨傅翼故耳，知此病源，則我國所以乘間抵隙以圖補救者，殆亦非无道矣，其道云何，則利用其上等紳商使為我助而已，或曰，彼紳商昔既受制於工黨，不惜就其所害而助彼以禁我，今昔等耳，而何從易之，此又不然，夫工黨雖橫，而國中兩大政黨，固非事事仰其鼻息，聽其指揮也，時或出全力以制之，苟遇重大事件，而兩政黨各出全力以制工黨，工黨終非兩政黨之敵也，顧其於他事則制之，而於華工之事獨順之者，何也，我國既不與力爭，然則有華工焉，不過其一人一公司稍覺便利，禁之則稍損焉爾，而於大局无害也，故彼中政治家，不惜以此區區權利讓諸工黨，而借以買其歡心，苟中國非挾持一物，牽動其全國之休戚者，則无以轉移其輿論，於此而欲彼兩政黨中有一袒我者而必不可得，何也，甲黨一袒我，而乙黨將乘其隙，挾工黨以掩襲之也，然則所謂牽動其全國休戚之一物維何，以商民之恩，竊謂閩稅問題可以當之矣，夫閩稅問題，我國向來不甚以為意，而各國動斷工而爭之者，蓋主國此以保護本國之工業，而使利不外流，客國藉此以推廣工業於他國，而使利可壟斷也。今

美國已由農國而進為工商國，有旭日初升之勢，其工商業能制勝地球與否，全視其能推廣於中國與否，故中美閩稅問題，美國一國休戚所由繫也，夫今日之中國，殆非與美國爭稅則之時也，雖然，或可借此以為弛禁約之地焉，商民等之愚，竊謂莫如趁此南美國定通商新約之時，將禁約併為一談，由我外務部先行提議，謂十年期滿，請廢斯約，彼政府必仍前十年之說，謂華工多來，有妨民業，有害治安，固也，吾亦可反唇以稽之曰，貴國既絕我民海外謀生之路，貴國作俑，各國效尤，我民相率株連，不得不圖擴張工業於本國，以圖自存，如是則我國必富為保護閩稅之策，以蘇民困，夫條約者必兩利而後可久者也，貴國既大拂我搃我以求自利，則我亦宜求一保護我利我者以相償，貴國可獨行其志以禁工，我國亦可獨行其志以加稅，各為治計，不能相難也，如此則美國之輿論必大譁囂，而禁約之轉機必伏於是，此所謂圍魏救趙之謀也，夫閩稅輕故美貨賤，美貨賤故多銷於中國，美貨多銷於中國，故土貨滯，土貨滯故吾民失業，失業故貧，貧故求糊口於外，然則今既禁我，而我加閩稅為補救，理之至順者也，美廷不能難我者一也。藉曰華工奪美工手，則歐洲各國貧民歲至者以數十萬，何以彼不奪而推我為奪，且更何以解於日本人之源上而至也，美廷不能難我者二也。論者或曰，以吾今日國勢之弱，他國不有扶以要求我，亦云幸矣，我安能復有扶以要求人，萬一以此再傷邦交，禍將不測矣，夫國威未張，則外交无一事不棘手，此中曲折，雖商民等之愚，亦能窺見一二，朝廷慎重邦交之苦心，早已為薄海所共諒，雖然，商民等竊聞弱國之待強國，非徒以順從而能買其歡也，時亦以強立而能起其敬。子產有言，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以鄭之弱，而時能左右晉楚，亦視其所以利用之者何如耳，夫閩稅內治也，各國常以此為抵制權利之衡樞，此近今數見不鮮之通例，亦彼中政治家所習聞也，歐洲列

國，其弱小於我什伯倍者何限，未聞攝於他人之強，而於此事不敢提議也，英國之屬地，時昔且以施諸母國矣，豈其中國而獨擗之，且今日之美國昌言以保東亞和平自任，其斷不至因此以傷我邦交，又昭昭明甚矣。然商民等之獻此議，抑非謂欲以我政府之提議，而抵制彼政府也，實欲以我政府之提議，而使彼政府及上等紳商有所以藉口以抵制工黨人，以商民等考之，東方諸省之紳商，其本心實祖禁華工之議者，百不得一焉，即西方一二省，素以仇視華人著名，而其紳商之袒此者，亦十不得一焉，若夫上下議之議員，即以是為比例，至如輪船公司鐵路公司，亦一國之最有力者也，而其袒華人則明日張胆矣，凡此皆我 欽憲 領憲所熟知而无異言者也，而彼尸立法行政之職者，往往作違心論，何也，我國既无所要求，而彼忽袒我，則工黨集矢，無辭以自解免，而誰肯為之，我若堅持閩稅問題，則紳商有辭矣，曰是一國利害所關也，此議既發自紳商，則兩大政黨皆共之，工黨不能藉詞以獨傾一黨是可望決勝之道也，蓋自禁工以來彼紳商受種種損失，厭之已久，商民等間有彼輩交接，往往相語曰，貴政府殆已默許此約之永行乎，窺其意若深為中國惜者，又若欲援手而无從著力者，歎惋之声，溢於言表，比比然矣，故商民等以為我 外務部果有所挾以求，則美國人挺全力以相助者，必接踵起，可无疑也，若能一面提議，一面特派名望素著，且嫻習西語諳練美例之人，游歷全美，到處演說，陰相聯絡，則力更倍蓰，而事立就矣。凡此所陳一得之見，未必有當，或久為賢明所洞知，无俟喋陳，位卑言高，自知其罪，但誠曝之誠，不敢自外，抑亦切膚之痛，難已於言，觸犯 威嚴，敢求 諒鑒，抑商民等更欲有言者，自互市以來，漏卮日甚一日，近年出入口貨，不相抵者歲且四五千萬，似此脹削，何以克堪，夫商務之尾閭，既已若此，而民間彫敝，尚未至遠甚於前者，賴有海外華僑取諸彼者，稍足以

相資也，僑美人數不過十萬餘，而每年匯歸本國之工銀，尚可及千五百萬，其辦華貨入美口者所值亦將千萬，若華工絕跡於美國，則華商亦不能自存，彼之千五百萬既喪，而此之千萬者亦隨減，是流通國中之泉幣，歲缺二千五百萬矣。溯光緒八九年間，旅美華人三十餘萬，迨禁約行後，至光緒十八九年間，銳減至二十萬，今光緒二十九年，餘十萬人耳，以此比例推之，苟禁約不廢，則十年以後，全美國無一華人是跡，有斷然矣。况美例既行，各國紛紛效尤，前年澳洲既已禁絕，近則英屬加拿大抽入口人頭稅至美金五百元，明年西曆正月一日實行此例之後，加拿大之路斷矣。雖以墨西哥新聞之地，數年前殷殷求立約招華工，近日效尤翻反，而古巴檀香山菲律賓皆同美例，苛章日施，率此以往，則茫茫大地，竟無復我華人託足之區，數年以後，諸路皆絕，則我國每年損失，殆不下五六千萬，夫一國通寶，而驟減於今日五六千萬，民生之彫敝，尚可問耶。況入口貨之率，年增一年，數歲以後，漏卮又倍蓰於今日，加以償款本息，每年摊派，是歲輦一百兆以上之金錢，渾洩於外國，國力幾何，何以堪此，民苟非窮，必不肯糊口於四方，糊口路絕，勢不得不還歸於本國，當彫敝之際，而復增百數十萬失業之民，虧聚於一隅，不餘孽即盜賊耳，此又不徒為商民等一人一家之近憂，抑亦一國之隱患也。故商民等以為此事所閑似小實大，雖朝廷稍費周折，猶當為之，失今不圖，禁限再展十年，大局已不可問，為此不避僭越，竭盡其愚，伏惟 王爺 中堂大人公忠體國，視民如傷，頑畫嘉謨，奮更有進，商民等生長市蜃，不學无術，區區芻蕘何足以瀆 清聽，独是上念宗社，下恤身家，急切屏營，罔知所措，是以連合全美百餘埠僑民，公同商討，計惟有直抒所見，以呼籲於 賢父母之前，冀 垂哀憐，俯加採擇，除專稟 欽憲外，理合具稟遞陳，商民等一得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王爺 中堂大

人鈞鑒，謹稟

於正稟之外更有附片一通，條陳必須駁之苛例十八條，所謂不得已而思其次也。今并錄之：

再稟者，設約之際，若能藉國家之威稜，當軸之碩畫，竟廢全約，聿奏膚功，此所謂如天之福也，但近今外交之難辦，商民等亦略知一二，豈敢好為大言，不求實際，或不得已而思其次，則某約雖不克全廢，亦當有所要挾，廢其續增條例之已甚者，以爭回權利於萬一。謹再將鄙見，為我王爺中堂大人瀆陳之，

(一) 禁例本起自美國，迨檀香山菲律賓改隸美版，相繼照办，華僑益困，無路可行今縱不能逐廢全約，則檀菲兩島，必須力爭，以期豁免，夫檀島以糖業為出產最大宗，自禁華工以來，糖商大窘，財政日绌，此檀人所同病也。菲律賓土人難用，美國新經營此區，非有華工，不能得力，此又美國報紙所常論及也，況美國本境，白人居多，華工分彼工之利，故工黨持之最堅，若夫檀香山所爭者，則日本之工人耳，菲律賓所爭者，則該土人之工耳，本於美國工黨无甚大關係，其所以仍禁我者，不過以是為國例所在云爾，故若吾國以收著實情，指明抗辯，持之稍堅，美廷必讓步無疑矣。

(一) 美國禁例，本為工人而設，然則凡非工人，皆在例外，明矣，查光緒二十年條約第三條，內載除官吏商家教習游學游歷各人員皆許入境云云，夫此五種以外之人，其非傭工者尚多也，約僅禁工，乃併此而禁之，其悖戾於論理莫大焉。推原立約之始，美國作此含糊字面，實以為藉口舞弊之地也。商民等以為若能徑廢全約最善也，就令不能，亦宜南之斷定界限，凡工人之外，一切不禁，所謂工人亦須指明某項某項資格，如鐵路劏工洗衣工洋厨工等數項作為工人，凡在外者，即以非工論，庶幾界線分明，